

流淌在笔尖的温暖

——读徐迅散文年编《竹山可望》

黄骏骑



《竹山可望》

徐迅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

《竹山可望》是徐迅继散文年编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之后推出的第5部散文集。全书收录了75篇美文，许多篇章都曾被《作家文摘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小品文选刊》《中国文学年鉴》等全国知名报刊转载。

徐迅是地道的农家子弟，闯荡京城，孜孜以求，终有所成。他始终保持一颗质朴的心，懂得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，还有温暖和爱。《竹山可望》的主旋律就是一个情字，故乡情、父母情、文友情、山川情，积淀多年后，融入血液，自然而然地升华到文学作品里。

早年生活在农村的经历，使徐迅与乡村有着血肉联系，决定了他对自己的生身之所、血脉之地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，故乡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都化为美好的回忆，挥之不去。《一城花繁半在梅》《一城潜山》《潜山归去来》，写的是家乡古皖城梅城。这里既有令人心驰神往的美丽与丰饶，又有叫人情动的沧桑与悲壮。“潜山有荷，有梅，有美味佳肴；有戏，有歌，有通向外面世界的高铁……潜山人当然都有一副好心情。他们天天就利用这好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天柱山，建设着潜山城。”（《一城潜山》）他笔下的梅城梅花、雪湖贡藕、二乔公园，无不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和异常的感动。读《天柱杜鹃红》《天柱山瀑布》《天柱山冰瀑》《竹山可望》等篇，天柱山的杜鹃、瀑布、冰瀑、竹海，一下子在眼前灵动起来。天柱山的两位女英雄张淑华、陈桂珍用鲜血染红天柱杜鹃，让人荡气回肠；“一路走，一路急吼吼的都是瀑布的声音。瀑布声山呼海啸，铺天盖地，仿佛铁定要与天柱山大峡谷纠缠缠绕，不依不饶。”（《天柱山瀑布》）“那排山倒海的瀑布突然凝固，似有一大堆的白从天而降，像是谁来赶来了一山的绵羊，又没绵羊的叫声；像是谁倒下了一山的棉花，却又没有棉花的柔软与温暖。”（《天柱山冰瀑》）简直是神来之笔，对家山的热爱之情，溢于笔端。举凡故乡的茶叶、莲花姜、观音豆腐、竹笋、毛香粳……作者无不饱蘸深情，浓墨重彩，为之成篇，读了不禁唇齿留香。

《打铁的父亲》《陪母亲》两篇，写

的是父母情，朴实无华，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，却发人深省。“我还保留了父亲的一件遗物，就是他生前从不离手的一把小铁锤。”《打铁的父亲》从小铁锤下笔，娓娓道出“这把小铁锤就是父亲为全家讨生活的全部”，把父亲打铁的场景、流程、艰辛，写得惟妙惟肖，最后写到“你给我千金，我也不换”的一把菜刀，“从家乡带到县城，又从县城带到北京，成了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的念想。”情真意切，催人泪下。《陪母亲》开篇围绕“你要有时间多回来陪陪你母亲”，描写陪母亲聊天，逛二乔公园、在医院陪护等情景，似在告诫读者，时间无情，父母生命有限。“孝心不能等待”，孝顺不能停留在口头上，切莫让遗憾伴随自己一生的道理。

徐迅为人谦和，没有大作家的做派。书中有20余篇，都是为家乡乃至煤炭系统的文友所写的序言、书评。写这类文字，费心耗神，有时还吃力不讨好，而徐迅却不厌其烦，亲力亲为。家乡有文友出版新书，他为之欣喜，欣然命笔，且多有奖掖，“文心诗情报乡邦”。《青衫一袭在，恨水东流去》，是读解玺璋先生的《张恨水传》的书评。作为张恨水的同乡、研究者，作者自有他独到的见解，对谢玺璋“坚决不能虚构”的写作态度，赞赏有加。《送别永鸣》一文，饱含热泪，感情充沛，回忆在一起交往的日日夜夜，悼念英年早逝的作家朋友荆永鸣，足见作者是一个待人以诚、重情重义的人。

《水富捡石记》《在苏州》《邯郸的美》《临潭的眼》诸篇，是作者到各地的游记，多是从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下笔，给人以美的享受，在给读者留下历史、文化、地域印记的同时，也彰显出作者关于文学的一腔深情和道义担当。

徐迅善于学习，博闻强识，外国名著，古诗典故，方言俗语，乡间轶闻……均烂熟于心，写起来得心应手。《纸上的祖先》《悬崖上的人生》是历史文化散文，程长庚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苏东坡、胡纘东、周瑜、小乔、阮大铖等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，栩栩如生。《云端上的乡音》最令人惊叹的，莫过于对史料的海量占有与精妙转化，从皇家圣旨到徽班进京，从高朗亭、余三胜、张二奎到程长庚，作者以扎实的考据功夫，把“戏曲伟人”程长庚的艺术生涯的许多历史碎片，编织成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景。这组历史文化散文，不是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搜集和罗列，也不是止步于对历史人物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式的“掉书袋”，而是有他主观的“现场感”“亲历性”，也就是要到所抒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地理环境实地考察一番。这些散文，似在跟你拉家常讲故事，活泼有趣，亲切感人。



一代城乡人的心灵之旅

——读彭家河散文集《在地下奔跑》

刘敬

捧读彭家河的最新散文集《在地下奔跑》，仿佛遇见了一位同行的赶路人——他从“乡村之书”（即上部作品《瓦下听风》）的恋恋回望中走来，带着泥土的温润，踏入钢筋水泥的丛林，用至诚至性的文字，记录下一代人在城乡转型中的挣扎与彷徨、欢乐与忧伤、省思与成长。

相较于《瓦下听风》，此书最鲜明的特质，是从“回望者”到“奔跑者”的视角跃迁。诚然，在“乡村之书”中，彭家河是深情执著的故园守望者，日里夜里为乡村的嬗变与式微含泪吟唱，而在这部新著里，他已化身为融入城市脉搏的奔跑者，“奔跑”既是物理空间的疾行——地铁站里赶车的匆忙、大街小巷中探寻的脚步，更是精神层面的突围——从乡村到城市的适应、从陌生到归属的蜕变。如在《地面下的奔跑》中，他精心勾勒地铁里的日常：“密不透风的人墙里面居然鸦雀无声，大家全是一副旁若无人的表情。”那些低头看手机的身影、换乘时的匆匆步履，正是现代都市人的生存速写。而他带着女儿在三号线、四号线、一号线间辗转抢跑的细节里，没有丝毫抱怨，反倒藏着对生活的热爱——那些摸清车厢位置的“小技巧”，那些匆促赶上地铁的暗自庆幸等，亦恰是城市“打工人”最真实的写照。没错，一列列呼啸而过的地下铁，不仅载着人潮穿梭，更载着时光流转，而那些奔跑的脚步，正是一代人与时代同行的印记。

如果说“奔跑”是全书的骨架，那么蓉城的街巷便是血肉，赋予了这部作品以鲜活的肌理与灵魂。在《走进成都》里，彭家河说他像记忆乡下的田地一样，牢记成都的建筑、街巷与掌故。从驷马桥边的羊子山路，到古柏森森的武侯祠，从人声鼎沸的春熙路，到文化底蕴深厚的红星路二段，每一条街道都藏着故事，每一处旧址都映着变迁。在《红星路二段》中，他细数那些不起眼的院落：85号小院，来往的全是声名远播的文化人，写诗作赋、吹拉弹唱、书画摄影等应有尽有，还有闪亮全国的名刊《星星》《四川文学》《当代文坛》等等；87号院的大榕树独木成林，三角梅年年绽放，美若画图的四季风景中，曾走出过沙汀、艾芜等大家，周克芹亦曾在此守望女儿的三轮车远去；70号的四川日报报业集团，则承载着新闻人的坚守与担当……这些街巷不再是冰冷的地理坐标，而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，是“烟火气与先锋艺术共生，方

言俚语在全球化浪潮中顽强存活”的见证。所谓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，彭家河笔下的成都，没有刻意美化的休闲滤镜，而是有血有肉的工笔描摹——既有高端写字楼的光鲜，也有苍蝇馆子的热辣；既有文化名人的风雅，也有街头小贩的辛酸……

非虚构的真实质感，使这部作品处处散溢着动人的力量。彭家河不做空泛的城市化议论，而是将个人经历作为观察的出发点，让宏大的时代主题变得可感可触。以《唯一的故人》为例，他回溯25年前的求学往事：乡村小学教师的不甘、川大楼梯口的虔敬旁听、对吴信训教授的真诚感念等，那些青涩的憧憬，那些难言的遗憾……让每一个有过追梦经历的人都能感同身受。而在《走进成都》一文中，从自考答辩时生发“锦城虽云乐，还须早还乡”之慨，到调任成都后的街巷漫游、客串司机摸清路况，他将人生的转折与城市的接纳交织在一起，真情流露，令人赞叹。这种极具温度的个人化叙事，让“城市化”脱离了抽象的概念，成为追赶地下铁的心无旁骛、寻找出租屋的奔波辗转、适应新规则的谨小慎微，直至成为“你在城市，过得还好吗”的深切叩问。是的，彭家河笔下的奔跑者，所求的不仅是生计的安稳，更是心灵的归属。

《在地下奔跑》不仅是一部城市散文集，更是一部时代的镜像。彭家河以切身的经历、敏锐的直觉与深刻的洞察，穿透城市的表象，直抵生活的本质与人心的深处。奔跑，探寻，碰撞，融入，重塑……这不正是“中国式现代化”进程中最鲜活的注脚吗？对于每一个在城市中逐梦前行的“异乡人”来说，这本书都似一面镜子，可以照见来时路；更若星辰当空，能够点亮新征程。



《在地下奔跑》

彭家河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25年11月出版